

值班室里，暖气“滋滋”地冒着热气。
那个平日里胆子小的家伙，
今晚可以平静地呼吸，平静地想些不着边际的事，
平静地看着窗外一只踏着满街枯叶急走的黑猫，
平静地躺在值班室的软床上，
在心里，默默地与我那未曾谋面的朋友说话。
那感觉，好像刚刚洗过澡，
换上干干净净的衣服，
走在干干净净的街道上。

梦游 手记

尔乔·一个医生的画与话

MOVIE
PORN
HIGH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夢游手記

爾喬·一個醫生的畫與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游手记：尔乔·一个医生的画与话 / 韦尔乔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4

ISBN 7-108-01452-1

I. 梦… II. 韦… III. ①钢笔画—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TS88 ①J224 ②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9816 号

责任编辑	张琳
装帧设计	张红
平面制作	春慧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625
字 数	33 千字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108-01452-1/J · 151
定 价	42.00 元

目 录

内心独白的实录 1

——读韦尔乔的画 易英

我和我的画 韦尔乔 4

老孙

老孙 10

老秦 39

周祁 45

甲虫 52

座钟 54

冥器店 57

致友人的信 63

梦游手记

处方单 75

藏书票 143

一个医生的生命余地 高岩 179

看韦尔乔的画确实感到很惊讶，那种对直觉的发掘，无意识的表露，极为自由的想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通常为技术所累的职业画家所无法达到的境地。

内心独白的实录.....易英

——读韦尔乔的画

绘画属于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往往是通过技术的积累体现出来的，传统越悠久，技术性也就越强。传统的绘画流传到今天，几乎成了一种纯技术的操作，一个优秀的画家，往往就是精湛技术的代称，而本来就该属于艺术本身的一些东西反倒被遗忘了。当人们关注绘画技术的时候，技术就成了一种遏制想像力的障碍，美术院校的专业训练也是专门训练技术，没有听说哪所院校是专门培养想像力的。业余画家除了在时间上没有专业性之外，技术上的不入门也是一种重要因素。偏偏业余画家很少意识到他没有技术负担是一个优势，一门心思去追随专业画的技术，结果不仅技术很难学到手，反而把想像力的这个通道也给堵死了。

看韦尔乔的画确实感到很惊讶，那种对直觉的发掘，无意识的表露，极为自由的想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通常为技术所累的职业画家所无法达到的境地。韦尔乔是一名医生，这些画都是他信手在处方单的背面或小纸片上画下来的东西。绘画的规则对他来说是不重要的，他只是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记录内心深处一瞬即逝的思绪，从黑暗的无意识中浮现

出的一丝灵感。如果我们反过来设想，韦尔乔也像其他人那样拜一画家为师，或找一个班进修素描或速写，把解剖搞准确了，把构图搞规范了，他是否还会有这样自由的想像和诡谲的表现呢？西方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力求突破规范与理性的束缚，重新把艺术创造中最本质的东西——想像、直觉、情感表现等挖掘出来，于是他们回归原始，寻找东方，崇尚稚拙，而这个重新解释艺术的过程则完全是为了寻找一个曾在历史上失落了的自我，归复到一个本质的人，纯粹的人。

韦尔乔不是从任何现成的艺术观念出发，因为那又会钻进另一种规范的圈套。他的小画是种内心的独白，是潜意识的自言自语。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境界和时刻，在那个瞬间，一切理性的外表和惯例的束缚都不存在了，完全沉浸在一种白日梦的冥思之中，他在日常言行中受到抑制的欲望、焦虑和恐惧都暂时以臆想的形象浮出潜意识的深海。现代主义艺术家就是力求捕捉这种真实的自我，但不断制造出来的规范又紧紧地把他们束缚起来，而普通人又完全缺乏这种自信，像一个艺术家那样用线条、用画面把它们记录下来。韦尔乔显然具有这种自信，但又不理会那些技术性的规范，才达成了这种独到的魅力。

从主题上划分，韦尔乔的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具有一些文学性的色彩，一种黑色的象征，如一幅画所表现的，病床上的病人，手拿大镰刀的死神，远处的火葬场，天上北斗星可能是天国的象征。其二，是非描述性的荒诞，如实地记录了一种自由流淌的幻觉。这一类占了他

的画的大部分。第三类与第二类有些接近，但大多是单一的物象和景色，看不出明显的象征性。死亡和孤独可能是韦尔乔的主题，但这个主题不是艺术创作的自觉设定，而是出自他的一种切身体验。作为医生，作为直接与死神对话的人，无疑也最深刻地直面着肉体与精神的痛苦与孤独，这种病人的经验不断渗透到他的内心深处，创造出他的第二自我，进入彼此不分的境地。韦尔乔的笔下是一个寂静空无的世界，有点像卡夫卡的城堡，这个城堡与充斥着物欲与情欲的世界是隔绝的，人们在孤独中等待着死神的来临。在大部分作品中空间的空旷与人的渺小形成强烈的对比，人对于孤独是无助的顺从和绝望的等待。如果我们不知道作者是从事对生命与死亡有直接感受的职业，确实会为他如此深入地开掘出一个被锁闭的幽暗的心灵世界而惊骇。

我们只能想像，夜阑人静时，一个值夜班的青年医生在处方单的背面一页一页地画着，苍白的四壁，昏暗的走廊，极静时，能隐约听到从病房传来低声的呻吟……他在无意中记录下自己的感受，也在无意中向我们袒露了艺术的真诚。

我和我的画.....韦尔乔

我从小就喜欢随
手在纸上面画点什么。
慢慢地,被我糟蹋掉的
纸张也就越来越多。后
来,这些信笔涂鸦的玩
意儿被一些画画的朋友
看到,觉得挺好玩,
还把它拿到一家美术
刊物上发表。这使得那
个平时胆子很小的医
生,着实出了回风头。

一九六四年的冬天,我出生在哈尔滨。

六岁那年,全家迁往四川,在那里住了四年。我在北碚的一所小学念了四年书。那是一段好日子。我时常会回忆起,有时,也讲给别人听。可是,人们都不大相信我说的话。理由是,我那时不过六七岁,不会记住太多的事情。既然他们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慢慢享用这份温暖的情致。我知道,那段时光,不会再来。虽说,那时也没少哭过。

十岁时,一家人又莫名其妙地迁回了哈尔滨。我的好日子也就慢慢结束。从此,再见不到漫山的竹子和漂着红油的担担面。我在哈尔滨读完中学。十八岁,去佳木斯医学院念了五年书。毕业后,就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医院上班。不知不觉,六年过去了。二十八岁时,当上了主治医师。

知道哈工大的人不少,知道哈工大医院的人,怕是不多。人们多半称它为“卫生所”。每天,我就在这个卫生所上班,工作虽然够不上勤勉,但起码也是敬业的。校内有不少人知道哈工大医院有我这么一个大夫,可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大夫还愿意偷偷摸摸地画上两笔。这样,也好。

我母亲是个医生。从小,我就不喜欢医院,就像我不喜欢她下班时,带回家的那股“来苏水”气味儿。后来,我却当真干上了这一行,这个玩笑,开得可有些过火。不过,既然干上了这一行,总应该干得像样些。能够在这个卫生所里老老实实当一辈子大夫,不出什么大差池,也算老天爷很给我面子了。我一直是这么想的。

我从小就喜欢随手在纸上面画点什么。慢慢地，被我糟蹋掉的纸张也就越来越多。后来，这些信笔涂鸦的玩意儿被一些画画的朋友看到，觉得挺好玩，还把它拿到一家美术刊物上发表。这使得那个平时胆子很小的医生，着实出了回风头。打那以后，我开始很可笑地把那些“废纸”保存起来，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画过后便随手扔掉。当时是怎样想的，也说不大清楚。直到有一天，好心的朋友打算把那些废纸上的画结集出版，我才知道，祸已惹大。

我没学过画。这一点，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不知道进美术学院念书，该是怎么一番情形。我的哥哥是美院毕业的，在那高高的院墙里面苦熬了七年，很少听他说起墙里面的事情。不过，我想他心里一定是有数的。我不想进美院念书，也猜不出“学成”之后，会是怎么一副样子。我画画，只为了好玩，仅此而已。在此，我真该谢谢我的哥哥。当初，他看到我那一堆画在处方和废纸上的东西，只说了一句：“行。就这样画。”“这样”画，在许多人看来，就是胡画、乱画。可是，除了“这样”画，我还会哪样画呢？他说的也是句实话。谢天谢地，他没有让我回过头来，再来画“鸡蛋”“茶杯”什么的——像他以前那样。我就“这样”一直画下去。可是，画画毕竟不是描图。日复一日地画，“这样”也就渐渐演变成“那样”。画面上的变化，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真让我感到无所适从。因为发表议论的这些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们的名字，你很可能是听说过的。曾经有好一阵子，我搁下笔，不再画了。我几乎成了哲学家笔下的那头不知该吃哪一垛干草的驴子。耳朵里灌满了“这样”或“那样”的声音。最后，我把别人的忠告，礼貌地放在一边。卸下肩头沉重的背囊，脚步轻盈地上路。如今，我还是“这样”一直画下去。只是，这里的“这样”，已不再是某个人的声音。这似乎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要想真正做到这点，该有多么不易。我也感谢那些曾经给予我忠告的朋友们，我不但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有益的东西，同时我

也认识到，在其为我设计的道路中，有哪条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我想说说这本书里的文字。

出版社的朋友，要我为画附上文字，使得那些画“容易接受些”。要求是：既要对面做出“阐释”，又不要写成说明文。这确是一件不好办的事。一来，有些画不过是信手勾勒的，实在说不出有什么“意义”；而另有一些画，内容又过于晦涩，好像三言两语也道不明白。没有办法，我只好杜撰出一个叫“老孙”的读书人，试图通过老孙的故事，使文字与画面达到某种契合——意趣上，情境上，氛围上。我是本着这个想法，写这些文字的。这种做法是否合适？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我并无把握。另一些段落，则摘自与友人的通信，也是基于同样想法。

再说一说书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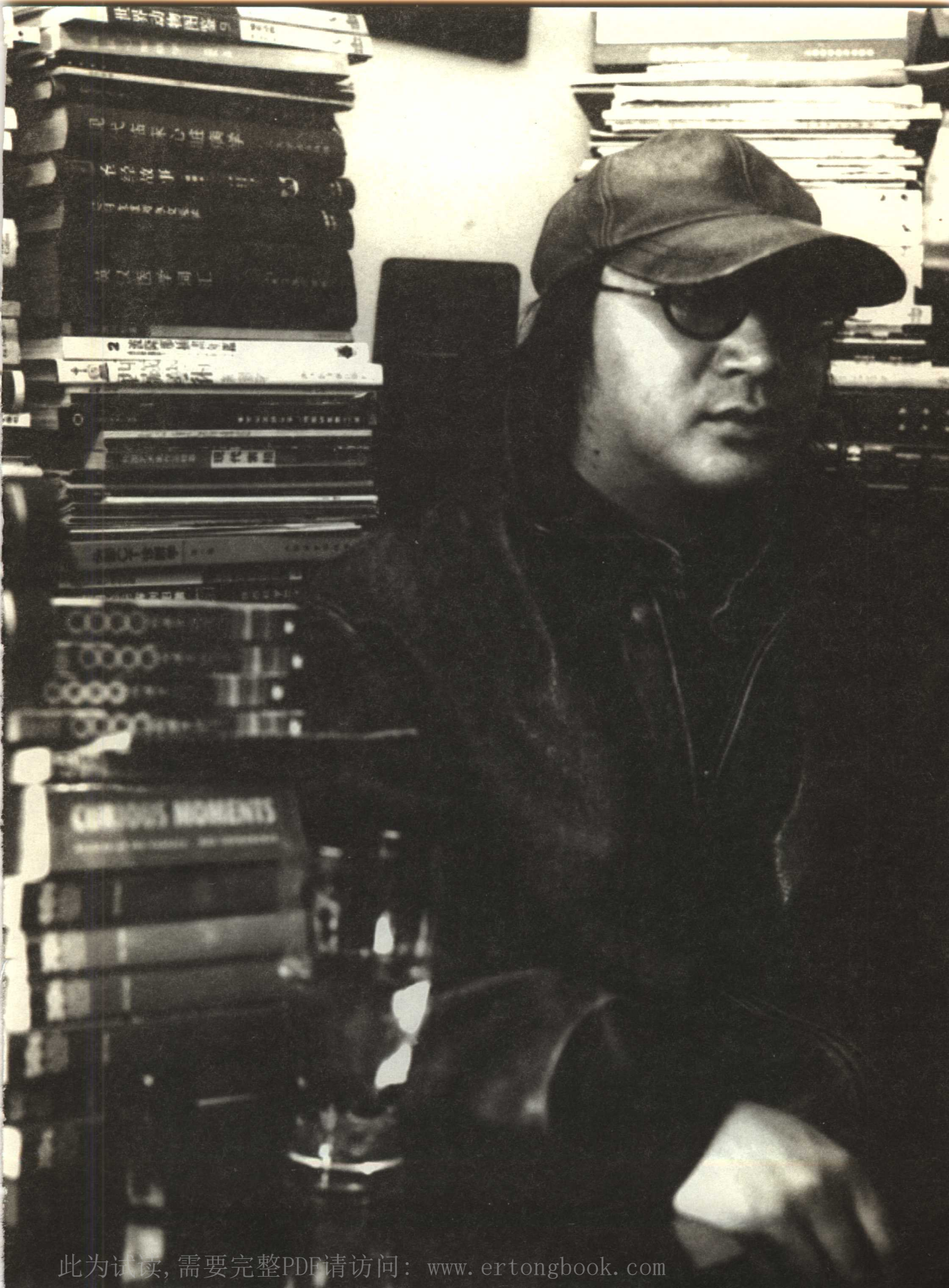
也许是由于我性格上的某种原因，我的朋友不多。或者说，愿意和我交朋友的人很少。平日里总是显得落落寡合的样子。常常一个人，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在脑子里营造出另一个世界——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每日便优游于这心造的封闭的世界中，浑然无察。这般情景，颇有类于梦游。而收录在本书中的画，也就是一个叫韦尔乔的医生“梦游”时所遇、所思、所感。于是，书名就起做《梦游手记》。

记得有这样一则寓言：蝙蝠在鸟类面前，说自己是鸟；在兽类面前，又称自己是兽。结果，双方谁也不买蝙蝠的账。

你们大概猜得出，我引用这个寓言是什么意思。

我不想做蝙蝠，也不想做个梦游者。今后的日子会怎样？现在也还猜不出。走走吧。

一九九二年七月



也许是由于我性格上的某种原因，我的朋友不多。或者说，愿意和我交朋友的人很少。平日里总是显得落落寡合的样子。常常一个人，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在脑子里营造出另一个世界——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每日便优游于这心造的封闭的世界中，浑然无察。这般情景，颇有类于梦游。而收录在本书中的画，也就是一个叫韦尔乔的医生“梦游”时所遇、所思、所感。于是，书名就起做《梦游手记》。

老孙

老孙，今年五十岁。我认识他整整一年。

老孙是个画画的。我不能叫他画家。这样叫，别人听了，不舒服；老孙听了，心里也不一定好受。“他不就是画过几块广告板，画点儿童卡通画吗？”人们也许会说。这话，倒是一点不假。

老孙

老孙，今年五十岁。我认识他整整一年。

老孙是个画画的。我不能叫他画家。这样叫，别人听了，不舒服；老孙听了，心里也不一定好受。“他不就是画过几块广告板，画点儿童卡通画吗？”人们也许会说。这话，倒是一点不假。

老孙画了三十年的画，确实没画出太像样子的东西。即使在美术界，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他。即使有一天他悄悄去了，谁也不会认为这对画界是个怎样的损失。但是，我会非常难受的。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尽管他长我二十多岁，尽管我也并不喜欢他的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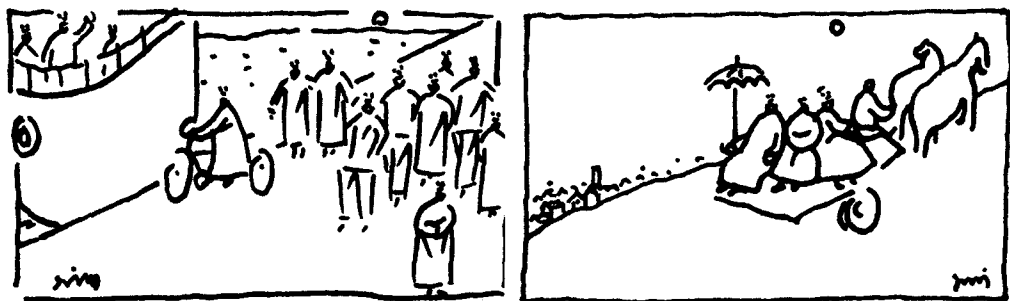
跟老孙认识，是在一个中午。他是和另外一个人一起来我家的。他满头是汗，说是在朋友处看到我的画，很喜欢，便摸上门来。“我一大早就出来了。问谁，谁都说不知道你。不过，总算找到了。”这不奇怪。我不过是一家小医院的小大夫，比他更默默无闻。那天，他看画看了三个多钟头。看过后，心情好像不好。

打那以后，我常去他家里。他好像也并不烦我。每次去，总要问：“吃过饭没有？”我若说“没吃”，他便说：“吃一点儿吧。”我若说“吃过”，他便说：“少吃一点儿吧。”我若说“吃不下了”，他便说：“只喝点儿酒吧。”于是，我多半空着肚子去他家。一则，不拂主人的美意；再则，是为自己健康计。

说老孙没画过好画，那是不公平的。

他有三个线订的本子。里面除了有非常好的画外，还有很好的文字。那是他得了肺结核后，回老家养病，在家乡老林子里，用麦秸做笔画成和写成的。虽说，那画与文字从技巧上讲，略显稚拙，可是，衡量一件作品的优劣，难道单单注意技巧吗？你们知道我这里想说什么。他很少把那本子拿出来示人。与其说不愿意别人分享他那份独特的欢乐，倒不如说，老孙害羞。

朋友曾打趣说，有机会把那本子结集出版，书名叫做《荒诞岁月散淡的人》。老孙一面憨笑，一边摆摆手，道：“不要逗我。”不过，这话确是让他很高兴了一阵子。尽管，他也知道，朋友不过说说而已。“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谁又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喜欢呢？我想，老孙也不例外。不过，除了那三个本子，他也实在拿不出更“像



样的东西”。不过，有了那三本东西，老孙也大可以死而无憾了。有些人画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又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呢？我说这话，并不是想恭维他。

老孙看过很多书。这件事，别人大都不知道。这，也怪不得人家。一来，老孙谈吐不风雅，随口说出句脏话，是很平常的事；再者，他也很少跟人谈起那些书来。试想，眼下这个时候，有谁会耐着性子听他讲法布尔的《昆虫志》，列那尔的《胡萝卜须》，还有普利什文的《林中水滴》什么的？而我，是愿意听的。于是，我成了他最忠实的“倾听者”。虽说，他有时张冠李戴，自己胡乱添加些情节。我也只是佯作不知，听他一味编下去。看着这个五十岁的男人，兴致勃勃地讲那些瓢虫、蜻蜓什么的，我有时不免心里一阵酸楚。可转念一想，谁又能说，自己活得比老孙更自在呢？就让他这样一直说下去吧。说那些虫子。

老孙从那林子回到D城，便去了一家装潢公司，画那些广告板。一干，便是二十年。他不喜欢在那儿干活。可这由得他吗？后来，托朋友帮忙，他进了一家出版社，画了几

本给小娃娃看的书，积在库里，卖不出去。他好像也不喜欢在这儿干活。他会在这里干多久？谁也说不上来。有一天，他说：“我若有钱，在我老家盖一个房子，把你们都接去。我就老在那里。”大家听了，都不作声。

老孙喜欢大自然。这可不像有些人，只嘴上随便说说，更多的时间却是“糗”在家里。他在家是呆不住的。他家附近，有一废弃多年的飞机场。那里长着一人多高的蒿草。老孙常常骑车去那里放风筝，或是采些野花、蒿草回家。谁也不明白，他采一束束的蒿子回来干嘛，还插在花瓶里。你挖苦他，他并不反驳，只是在那里笑，一副很满足的样子。

那飞机场在老孙生命中，是不可或缺的。他熟悉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株草，每一个水洼。有一次，他兴冲冲拉着我的胳膊，让我跟他去看水洼里泡着的一头死猪。那一片荒草凄迷的空地，对老孙而言，就像一把椅子，一张床，一颗留在眼里揉不出来的沙粒。

一次，有两个女学生，一边采着野花，一边朝那荒地深处走。老孙告诉她们，不要再往里面走。她俩听了，好像猜出是怎么回事，便掉过头，往回走，很慌张的样子。老孙对我说：“这里面前后死了快二十人了。”当然，他还是照去不误。

后来，那荒地成了开发区。草地，消失了。他便每日下班后，骑上车子，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

老孙也不是天天过得这般自在。这又怎么可能呢？这些天，他犯愁了。他女儿大学毕业，找工作，需要钱。

你让他一次拿出几千块钱，那真要了他的命。可是，有什么法子呢？我帮不了他的忙。有人愿意帮助像他这样“没用”的人吗？我不知道。

有时，我在想，工作了三十年，何以家里除了一张床，一个桌，一台刚买不久的电视机，便别无长物？这，老孙也应该问问他自己。

当年那个在“长满地衣”的山顶上作画、写诗、无忧无虑的青年，可想到他今天这个样子？

六九年，他学会了吸烟；后来，又学会喝酒。酒，已戒；烟，一直吸到今天。抽吧。也好。

一天，老孙神色黯淡地说：“我怕是再画不了画了。”近来，他的手总是抖，几乎画不成一条直线。不知是多年喝酒所致，还是得了“帕金森氏病”。

望着他那张比实际年龄老得多的脸，我想，让他搬回老家住算了。这话，我又怎么能说出口呢？

老孙近来又开始喝酒，喝一种泡着人参和枸杞子的药酒。

我不知道他还能活几年。

还是多活些日子吧。为了他的家，为了他的朋友，也为了他自己。

你就甭打算认识他了。我说过，老孙害羞。还是让他活得自在些吧。

